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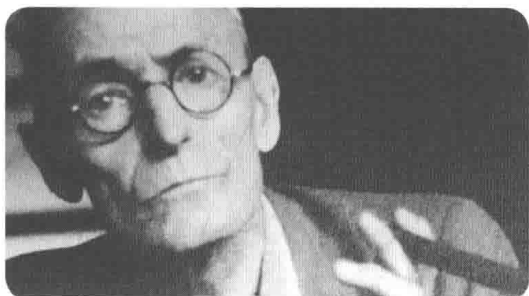
黑塞传

HERMANN HESSE

以诗为生

〔法〕弗朗索瓦·马修 著

金霁雯 李琦 张荪婧 译



黑塞传

HERMANN HESSE

以 诗 为 生

〔法〕弗朗索瓦·马修 著

金雯雯 李琦 张赫婧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塞传/ (法) 弗朗索瓦·马修著; 金雯雯, 李琦, 张荪婧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321-6357-1

I. ①黑… II. ①弗… ②金… ③李… ④张…

III. ①黑塞(Hesse, Hermann 1877-1962)—传记 IV. ①K835.1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30020号

Hermann Hesse, poète ou rien by François Mathieu

©Calmann-Lévy, 2012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3-730号

发 行 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陈 蔡 崔 琛

助理编辑: 常剑心

封面设计: 汤 靖

书 名: 黑塞传

著 者: (法) 弗朗索瓦·马修

译 者: 金雯雯 李 琦 张荪婧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 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7

插 页: 5

字 数: 354,000

印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357-1/I · 5077

定 价: 78.00元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23-82898066

“您的请求让我觉得尴尬，因为我一直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而且这些年，体弱多病，不能会客，更不用说关心我作品的传播与翻译。很久之前我就不再骄傲，对我的作品也不再关心。如果在我死后的五十年中，世上某个地方的某个人还对我的作品感兴趣，任何国家都可以从其中汲取、寻找适合它的养分。或者，这五十年中，人们忘记了我的作品，那也是因为我写的东西并不是那么不可或缺。”

——赫尔曼·黑塞

我从生命树之上坠落，
一片一片
呵，斑斓的大地令人眼花缭乱！
你是如此令人厌烦，
厌烦而疲倦
又如此令我沉醉！
今天红光灼灼的事物
转眼便会消逝不见。
转眼风便会从
我的褐色坟茔上呼啸而过；
母亲弯下腰
看着她的小孩。
我好想再见一次她的眼睛
她的目光便是我的星星。
其他的一切都会远去，都会消逝
一切都会死去，心甘情愿死去，
唯有孕育了我们的母亲
永生不朽
在消逝的风中
她用灵动的手指写下你我的名。

——赫尔曼·黑塞《消逝》，1919

目录

- 001 第一章 每个人并非仅是自己
- 045 第二章 我生于现代末期
- 069 第三章 摧毁一个世界
- 119 第四章 我过往理想中的星星
- 155 第五章 用力做梦
- 173 第六章 意大利之旅
- 197 第七章 聆听大地心的搏动
- 249 第八章 战争的陌生人！
- 295 第九章 世界与命运之风
- 363 第十章 蛇山上的红房子
- 405 第十一章 人类，我们情同手足
- 459 第十二章 每个世纪的亡者
- 501 第十三章 中国古代圣人应该就是这样生活的



第一章

每个人并非仅是自己



“作家在写小说时习惯于将自己当做上帝，能够对所有人的命运了如指掌、一览无遗，并且像上帝亲历般进行讲述，毫无掩饰，所以在那里一切都是本质性的。如此这般，我是做不到的，就好像他们也不能。但是我的故事之于作家自己的意义要比之于其他人来的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我亲历的，是一个人的历史——不是虚构或者有可能的，理想化或者会莫名消失的，而是一个真实的、独一无二的活生生的人。正是这个千真万确存在过的人，毋庸置疑，他是真实的，尤其是在今天，他的同胞正遭到屠杀，大量的人在死去，虽然他们每一个都是大自然珍贵且独一无二的漫笔。如果我们仅仅只是一些独特的生命体，那么一颗子弹便足以让我们从大地上消失，随后再开始讲述故事也将变得毫无意义。但是每个人并非仅是自己。他还是这样一个点，孑然独立，重要而特别，宇宙的种种现象在他的身上会有那么一次交汇，随后便再也不现。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人的历史都是重要、永恒、神圣的。这也是为什么只要以某种方式活过，完成了自然之意志的人，都是非凡并且值得关注的。这些人的精神已有了形状，他们肉体承受着苦痛，每个人背负着赎罪者的十字架。”

赫尔曼·黑塞的作品是其自身的写照，一场自我分析，一种自我解读。很少有作家无论写什么体裁的作品，都会将自己当做素材。我们很容易便能辨认这段文字描写的是谁：“年轻……瘦削，高个子，身着破旧的小学生制服，眼神黯淡，长着一副愚钝之人的四肢，辍学……”“只有脑袋的样子早早便已定型。”《彼得·卡门青》的年轻作者黑塞如此写道。

在《疗养者》、《纽伦堡之旅》中，赫尔曼·黑塞选择亲自登场。全集第十二卷，他写下了两百多篇以《自传随笔》为名的短文，其中包括写于1921年至1924年，最后收录在《魔术师的童

年》中的《略传》。他的一生留下了超过三万封的书信。许多诗歌本身便是自我的写照。例如这首写于十四五岁时的早期诗歌：

这天，我梦见了一个小孩
他的卷发柔软而又轻盈
徐徐春风陪他玩耍
一边唱着各种各样的歌
……
轻风消逝了
带走了春天，嬉戏还有他的星星
这个金发小孩，就是我，
要是我仍还是个孩子该有多好啊！

1877年7月2日，赫尔曼·黑塞出生于卡尔夫。对于玛丽·黑塞（Marie Hesse，婚前姓氏为贡德尔特）来说，怀孕晚期的日子让人倍受煎熬。6月初，夏日已至，她的丈夫约翰纳斯·黑塞（Johannes Hesse）不得不取出他的白色印度圣衣。6月3日，她在日记里写下：“现在我的肚子很沉，身上还有不少病痛，常常感到很疼，如果怀的不是双胞胎，那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一切了。”生产后的第八天，她继续写道：“1877年7月2日星期二，在艰难的一天过去之后，傍晚六点，上帝终于赐给我们一个热望已久的孩子，我们的赫尔曼，一个体重不轻、个子又大的漂亮孩子。他一出生立即就饿了，转动着蓝眼睛找寻亮处，头自然而然地转向光，一个健康而又强壮男孩的精美样板。”赫尔曼·黑塞在1924年的《略传》中写道：“我出生在黄昏，自一个炎热的七月之夜诞生，但是不知不觉，这个我曾热爱、我用一生去追寻的夏日，只要一想到它的消逝总让我感到忧伤。”

赫尔曼·黑塞 1871 年至 1881 年居住在卡尔夫，1881 至 1886 搬到巴塞尔，1895 年又重新回到卡尔夫。卡尔夫是符腾堡州施瓦本地区的一座小城。坐落在黑森林北部山脉形成的山谷中，位于内卡河支流纳戈尔德河左岸。内卡河本身也是一条支流，在曼海姆汇入莱茵河。据 1880 年统计，卡尔夫当时只有 4662 名居民，可以说是一座没落之城。自中世纪起，它一度是布料与皮革的制造中心，符腾堡州最富有的城市。1650 年，卡尔夫的呢绒商和洗染商成立过一家商业公司，将纺织品和皮革销往莱比锡、纽伦堡、乌尔姆、奥斯堡、慕尼黑、法兰克福、斯特拉斯堡，甚至还到过意大利、法国、瑞士以及波兰。十八世纪末，棉纺机械工业的来临以及女性时装潮流的变化，标志着手工业从此没落。在这之后，黑森林的木料以及从那里起源的内卡河给卡尔夫这个小城带来过第二度繁荣。高大的云杉树在城市的上游被砍伐，树干被投入纳戈尔德河，顺流而下，经恩兹河、内卡河、莱茵河，最终用于荷兰的航海建设。但到了十九世纪，随着钢铁逐步代替了木材的地位，继纺织手工业消失之后，卡尔夫不得不再次放弃制木工业，从此成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镇。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于德国是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俾斯麦以北德意志联盟之名（普鲁士）同德意志南方诸邦（巴德、符腾堡、巴伐利亚）进行多次交涉后，终于 1871 年 1 月 18 日在凡尔赛宫镜厅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德国从此统一。但是仅以种族（日耳曼人）、语言（德语以及其各种方言）、文化和历史（被战争以及拿破仑占领时期所唤醒）共同体为基础进行国家的构建，这一思想却无法使地方主义得以消除。于是俾斯麦开始采取“从上至下”的铁血政策。外交、军事、邮政、铁路、海关、间接税、货币、银行组织、出版法、公司法等，全部收归中央管辖。

但是巴伐利亚州、萨克森州以及符腾堡州都保留了自己的军队，其中巴伐利亚州和符腾堡州还保留了独立的邮政服务。南方各邦州仍然掌握着公共教育、宗教信仰、公共工程、司法、公权组织。在宗教方面，帝国也并未统一。天主教徒主要集中于莱茵州和巴伐利亚州，在符腾堡州也得到发展，他们意欲抵制由普鲁士新教徒所发起的统一运动。因为新教徒，其中往往是路德教徒，常指责他们依附于罗马教廷这一别国势力，也不满他们支持当时刚归属德意志帝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以及波兰国普鲁士的国家本位主义思想。

德意志的统一标志着新国境的诞生。对于黑塞家族而言，其直接影响是从此在瑞士与符腾堡之间产生了一重分界线。这条线更确切地来讲，它分隔了青年黑塞的两个故乡——巴塞尔与卡尔夫。“我的一生，即便在战时，都不习惯于将德瑞边境看作某种自然、神圣或者显见的事物。在我眼里，它强横地分开了两个形同姐妹的地区。”黑塞的身上早早便“对国境持有一种怀疑。对所有不以政治眼光划分疆域的善良人，保有一份由衷的热爱”。

从1871年1月到1873年夏的这段时间，在德国历史中被称为“繁荣年代”。这一期间经济获得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军事上的胜利及其收益。其中最大的一笔是来自法国的五十亿法郎金币的赔偿金。因此，战争所导致的经济低迷一下子因消费增长而迅速回温。

但在卡尔夫以及周边地区，这股经济复苏的浪潮却来得很迟。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三分之二的德国人居住在农村，但在整个欧洲工业、商业及金融业运动到来之前的经济跃进，给德国社会带来了许多深层的转变。同一时期，德国从美国、匈牙利及俄国进口了大量的谷物，导致物价下跌，土地贬值。但自1850年就开始的机械化进程得到了迅速发展。一部分农村人口不得不迁

往都市以及工业区，或者远渡至美国——从 1871 年到 1890 年，将近有两百万德国人横渡大西洋移民美洲。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并入，带来了将近全国一半数量的机械纺织机和织布机，这也敲响了德国诸多地区棉纺工业的丧钟，其中包括地处黑森林地区的许多小山谷。

赫尔曼·黑塞终其一生都没有对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城市投以过多的关注。无论他走到哪里，在他的眼中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的魅力可以媲美故乡：“在不莱梅和那不勒斯之间，在维也纳和新加坡之间，我见过许许多多美丽的城市。有滨海城市也有山地城市。而我，一个朝圣者，在任何水池边饮下的一口水，都会很快化为乡愁的甘醴。因为我深知这些城市之中，最美的那座叫做‘卡尔夫—上纳戈尔德河’，一个隐没在黑森林地区、古老的施瓦本小镇。”

故乡的葱翠苍茂、山高林密以及淳朴人情使黑塞的一生始终钟情于自然景色与田园风光。

黑塞一家由两位大人和四个孩子组成，其中包括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们住在一栋三层带阁楼的大房子里。房屋的山墙正对着小镇的集市广场。几步之外，凹凸不平的窄路和小巷连成一片错综复杂的地带，那里有商店、小摊，还有工坊。有时漫步于花园、果园和饲养场之间，一路可以看到桥和教堂，主教府路和塔内路，布鲁赫饭店，希尔绍大街，还有许许多多熟悉的地方，在黑塞的小说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影子。他自豪地写下这些地方，对这些形象，心怀感激。它们遍布于黑塞的文字，无处不在，构成了他个人世界里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黑塞诞生和成长在“一个日耳曼和新教徒的世界，但也向大

地敞开，保持着与世界的联系。它是一个完整的宇宙，统一，干净而健康。”黑塞—贡德尔特家是个支系庞大的家族，非常团结，通情达理，是巴塞尔传道学院的成员。“我祖辈和父母的生活完全依照着神之帝国的旨意，他们是其最虔诚的仆人。”1931年黑塞如此写道。出于坚定的信仰，他的父母及外祖父母在印度以及施瓦本积极地传教，他们身边总围绕着许多虔诚的教徒，他们皈依新教，远离北德意志的路德教以及南部的天主教。

黑塞的祖父卡尔·赫尔曼·黑塞（Carl Hermann Hesse）是俄国人，外祖父赫尔曼·贡德尔特（Hermann Gundert）是施瓦本人。他继承了两位祖父的共同之名：赫尔曼。尽管黑塞从未见过卡尔祖父，但他在童年时代把卡尔认为是童话王子般的人物。黑塞一直非常崇拜两位祖父。

关于卡尔祖父，黑塞写道：“父亲给我们讲述了他自己还有他的故乡——维森斯坦（即派德）¹的故事，是我童年时代听过的最美妙的故事。”当黑塞晚年整理他的《医生回忆录》时，他回忆起自己的祖父：“他终身保持着年轻，容光焕发并且虔诚，直到他晚年高龄时仍然无拘无束。他八十三岁时甚至为了修剪一根树枝，还拿着锯子去爬树，结果从上面跌下来，竟然安然无恙。他资助家乡维森斯坦的一家孤儿院，还组织各种节庆，大家聚在一起畅饮莱茵红酒，即兴赋诗。同时，他也花大量时间在宗教冥想上，他乐于接济穷人——人们称他为‘给所有人送去礼物的医生’。……直到生命尽头，他始终活在生活的力量与欢乐，以及对上帝的信任、敬畏和爱之中。”

卡尔·赫尔曼·黑塞于1802年2月16日出生在利沃尼亚

1 德国人给波罗的海国家的命名。

的多尔巴（即今天的爱沙尼亚塔尔图）。1926年，黑塞在给胡戈·巴尔（Hugo Ball）的一封信中提到一位先人：“他于十八世纪从吕贝克移居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卡尔·赫尔曼·黑塞是巴托尔德·乔吉姆·黑塞（Barthold Joachim Hesse）和克里斯蒂·伊丽莎白·森布施（Christine Elisabeth Sengbusch）的第四个儿子。巴托尔德在吕贝克当地的一所孤儿院长大，然后开始从商。克里斯蒂出生在多尔巴。尽管家庭的经济状况不稳定，尤其是在父亲巴托尔德五十岁去世以后，夫妻俩仍旧努力供两个儿子上学接受教育。大儿子爱德华，成功考入了神学院。卡尔·黑塞也竭尽全力准备入学考试，但由于没有在希腊语上取得最高的一等¹，只取得了二等，所以只能进入医学院。毕业后，卡尔离开多尔巴来到德国进修。坐船，搭马车，徒步，这段旅程从1826年春天一直走到1827年7月，他先在汉堡学习外科，然后来到柏林。在柏林期间，他一边研读治疗法、综合性诊所以及解剖学课程并在解剖室练习，一边旁听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科学哲学课程和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厄恩斯特·施莱尔马赫的道德哲学课程，同时修改医学论文。不久到了离别的时候，卡尔经转汉堡、基尔返回，路经并探访了故乡吕贝克，然后在里加稍作停顿，住在好友穆勒医生家。第一次看到拉脱维亚的首都，他惊叹不已：“从米多郊区进入市区，当我从一条小路走出来，一条美丽又宽阔的大道赫然眼前，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下子被震撼了。各种船只在水流湍急的道加瓦河上往来，像礼拜天一般热闹。造在船上的房子色彩缤纷。衣着斑斓的各国游客愉快地在大木板桥上散步。右岸的城中高楼林立，有城堡、古城墙以及城门，耀眼的余晖从天际洒落。”

1 在德国评分体系中，一等是最好的，五等是最差的。

到了卡尔·黑塞要离开的日子，马已经备好，他来到好友家里，“女主人最小的妹妹珍妮·拉斯正巧过来长住一段日子。这是他的宿命！他们一见钟情，爱情之火在他的胸口熊熊燃起。”在穆勒家组织的一场郊游上，卡尔·黑塞将年轻的姑娘带离人群，他们散步到一棵大树下。卡尔把手放在女孩的肩上。没有任何害羞，他直接问女孩是否愿意成为自己的妻子。女孩马上答应了。

珍妮·阿涅斯·拉斯（Jenny Agnes Lass）出生于1807年10月4日，比卡尔·黑塞小五岁。根据卡尔的讲述，“她在乡野间长大，喜欢做家务、勤劳、坚韧，由于这些品质，所以她什么都做得很好。但性格上，她过于安静、沉默和忠诚，以至于将自己逼入了焦虑和精神紊乱的境地。”

1827年11月27日，卡尔·黑塞结束旅程回到多尔巴，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但因为缺钱，所以无奈之下，他在爱沙尼亚的小城市马尔加马找了一份教区医生的工作。1828年9月4日，卡尔和珍妮在里加结婚。虽然薪酬足以让家庭衣食无忧，但这份缺乏智力劳动的工作最终还是让卡尔心生厌倦。所以当他收到去维森斯坦（派德）的调职询问时，便马上答应了下来。1830年圣灵降临节那天，年轻的卡尔·黑塞夫妇离开了马尔加马。

珍妮一共生下七个孩子，其中两个一出生便夭折了。1847年6月2日，她产下一名男婴，卡尔罗多·约翰纳斯（Carlotto Johannes），受洗于同年6月20日。卡尔·黑塞写道：“主啊，我把孩子献给你。是你赐予其生命，为他受洗，起名，所以你也应该安排他的命运并拯救他，为了你的安息，要是你愿意，我便遵从你。”三年以后，1851年8月8日，珍妮在生第七个孩子时因难产而死。

1876年，当长大成人的约翰纳斯将已经与自己结婚两年的

妻子玛丽带到父亲面前时，玛丽记录下了老卡尔医生对他自己第一任妻子、约翰纳斯的母亲——珍妮的描述：“她年轻、安静、勤劳，但头痛病和忧郁个性纠缠了她的一生。”他们刚结婚时，珍妮并不是虔诚的教徒，“她不得不常常和他对着干，比如她不愿去维森斯坦，生活在宗教的中心使她感到非常不幸，诸如此类。然后，她就去了耶稣那儿。”正是由于珍妮独自留下，所以当她在生第七个孩子时，男士们正在异地喝着茶，她高呼完“哦，天哪！这是怎么了”就断气了，死于她刚烈的性格。

相对于医生一职来说，卡尔·黑塞本应该更胜任牧师的工作。1840年11月，最大的孩子，八岁的阿加特病倒了。黑塞医生带他去另一位同事那里看病。阿加特患了严重气管炎，呼吸困难，在饱受窒息的痛苦后死去。他的父亲回忆道：“那晚，他坐在我的膝上，他母亲和朋友们也在旁边，他对我说：‘我亲爱的爸爸，我要死了，但如果你求求上帝，他也许会让我好起来的。’——我亲爱的孩子，你说的没错。但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上帝对我说过他要带走你，所以请你遵从他，安息吧！”

1841年，卡尔·黑塞去了里加，又住进了珍妮的姐夫，也就是穆勒医生的家。6月16日，他同穆勒医生的女儿——比自己小二十一岁的丽娜订婚。7月30日，夫妇正式结婚，随后来到维森斯坦。

卡尔·黑塞继续着他的医生生涯，但同时，他也把许多重要的时间花在1833年与A.冯·格鲁纳瓦尔特夫人共同创立的孤儿院上。孤儿院在当地很快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需要扩建新的院舍。卡尔·黑塞还定期组织神学研究，追随者众多，尤其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逃到这里的难民。

1854年圣诞节，卡尔·黑塞夫妇在孤儿院和家中过了节。客人们离开后，夫妇俩回到卧室里，但是“孩子的母亲却不寻常